## 问题: 你怎么看《蜘蛛侠 1》的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具有相应能力的人是否应该因为不作为而受到谴责?

不要试图通过人为构建某种应然法则去剥夺别人的自由,这往往是成本高昂而最终要破产的。

应然必须是来自某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实然——比如不这么做社会的竞争力和适应力会不足, 会被淘汰或者自然崩溃,而不能是直接来自人类自己的愿望——比如"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很喜欢 这个主意"。

用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欲望指向来作为应然的准绳进行立法,是人类一种难以避免的错误。一方面难道我们聚集在一起不就是为了实现我们共同的(在实践上仅限优势成员的)欲望吗?不给实现,那聚集在一起干嘛?而另一方面,事实总是会证明——不要以为你们人多而且欲望都很强烈(即所谓"心齐"),这么干就会文成武德一统江湖。

结果往往是扑街。

所以,论证一种伦理法则是否应当遵守,要去寻找它实然的基础,而不是有多少人喜欢它、希望它成为事实。

拥有很大的能力,首先的问题是也会面临很大的挑战。自然有人觊觎你的能力来三顾茅庐,要你效命。你推辞再三在下闲云野鹤志不在此,下回来就是请你老娘曹营一叙,赚了你家小去梁山享福,看你不吃敬酒吃不吃罚酒。

## 匹夫无罪, 怀壁其罪。

一种能力能大到可以左右事情的成败, 能影响到 ta 人、甚至一个集团的生死荣辱, 你以为就现在的"法律保护"、司法力量就能保得住你的平安吗?

那只是没有这种能力的人的美好幻想。

你不吃敬酒,你才会见识到世上有多少种罚酒。

"不能用之,即当杀之", 你以为这真只是小说上的童话吗? 大国争雄, 你手握关键, 你缩起来试试?

一般人想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想的都是跑得更快吃得更多画得更像这类所谓 talent (特长),而不是 power (能量、权力)。

## POWER. 明白吗?

你帮谁,谁就可能赢;背叛谁,谁就可能由胜转败;站在谁的对立面,就是谁的心腹大患。你想要与人为善?那你就是恶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心里伤、骨里毒。

它天生就带着诅咒,人如果抵抗不了这些诅咒,下场惨不忍睹。自古英雄如美人,长得好看只有好处吗?陈圆圆下场如何?

而要破解这份沉重的诅咒,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到正确的一群人,对 ta 们承担能力的责任。

你承担起责任,从功利的角度来讲,才会有足够的、你所选择的、与你利害相关、命运相连的 同志去挡在这种诅咒面前;

从信仰的角度来讲,只有你承担了根植于信仰的责任,你才可以因为已经尽力而为而随时随地 无惧于死亡。解脱了对死亡的恐惧,那些种种的罚酒才能丧失它的力量,你才有从容和自由可言。

这份能力附带的责任,不是什么社会约法、公民道德规定给你的,而是自然规律通过人性内嵌的逻辑架在你颈动脉上的。自然规律根本不管你有没有个大伯拎着你的脖领子给你这个提示,反正只要你真的有能力、你又嚷嚷出去了、你又没有找到足够有效的负责对象,那就手起刀落,f\*k yo all。

要么,你这匹夫想要无罪,怀里的和氏璧就 tm 藏好点!不要又不甘寂寞,天天截图发朋友圈找死!

---

Q: 从外部环境来看,拥有并使用能力,就会被发现,被发现要么作为有利因素被吸收,要么就会被当做不利因素或不稳定因素予以排除。

这种情况下, 选择谁当朋友谁当敌人就很重要了。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外部环境要求排位和适配, 内部环境要求尽力而为, 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

能力改变了,内外部都会重新寻找一个平衡点,错配和混乱都只是暂时的。

Q: 就像苏轼, 想要中立客观, 两边不站, 结果就是一贬再贬, 两边排挤两边都想除之后快……

Q: 有见识,不过罚酒这种东西更多的是满弦的弓箭,威胁你失去现在的社会地位,一般社会性死亡也就是极限了。至于生死那种威胁,一般人牵扯不了那么大的利益。

A: 这根门槛出人意料的低,比如"我爹病的不行要借钱,你有钱居然见死不救"——这就已经触动很深的怨念了。

Q: 所以说不站队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不可能的

A: 身无长技可以吃瓜

Q: "伦理法则是否能维系,要寻找实然的基础"实乃至理名言,而且也小心限定在"伦理"上,没有扩展至审美、习俗等有着偶然性的方面。

所谓"实然的基础",也就是广义的"利"。我想请教答主2个问题、

1.答主如何看待古人怯于言利, 只谈仁义的伦理观念呢? 这种模糊的词语明显会加强有话语权者的正统性, 导致上位者压迫下位者, 此所谓"何知仁义, 已飨其利者为有德"。

2.对利益的判断根植于物种天性。一个智慧个体,只有知道如何对自己有利,才能在实践中依据自身感受去探索、改进、升级,才能知道如何对种群有利,因此博爱就是自私的延伸。那么,真正的人工智能,"自私"是否应该是唯一的底层逻辑?

B: 仁义的概念与实践到战国末期就经历几次变革了,在荀子位份阶级论、礼法辩证强国富民论、法先王学习方法论的综合论述下已经是一个复杂且目标清晰的概念了,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可持续的就是正当的,通晓未来的人让天下如同一人一般去接近未来就是施仁义。利的产出和分配要看份,要依法,鞅君政哥李斯韩非就实践了一波,不过毕竟受生产力跟信息效率局限。民俗可以和,但是不能同,非礼的玩意不少,耗时伤情忙不过来,在仁义框架下的自觉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种,实践中感觉是贴着社会需求层次逐步更新。每个时代必然有不能通俗的一部分,毕竟都是面向未来做设计的大佬。。。

然后仁义关于天性和私利的讨论主要是孟子,他认为人的天性就是善,对礼的追求也源自人的天性。但是在庞大的社会中,每个人的生产力水平和地理环境不同,他们的利放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会产生冲突。他不是做理论的,大部分精力又主要在跑公关给贵族上课,给的方案是不与民争,小农经济那一套,认为只要够 peace,舆论做得好,大家都自然都跑到你这生活。墨子都跑到村镇流民这一层了,孟子那套理论没办法保障动员力,没办法应对战国的竞争烈度,各国又急需动员庞大的平民阶层应对危机,更高效动员的理论更能符合诸侯们的需求。